

我与人民日报  
纪念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 征文

日子过得真快，七十了！虽说“人活七十古来稀”是句老话，如今活八十、九十乃至一百多岁的越来越多，但对我来说，七十岁生日终究是个“大日子”，企盼着唯一的女儿送我一份有意义、有价值、能够与我相伴终生的礼物。生日前，我不止一次地隐晦地问过她，她总说，放心吧，一定会让你有个意外的惊喜。我疑疑惑惑。好不容易熬到生日当天，女儿带着丈夫和一双儿女来了。她笑盈盈地打开一个包，故意慢慢地拿出一方纸盒，双手捧着，说，爸爸，这是孝敬您的生日礼物，希望您喜欢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纸盒，五彩的纸一层又一层，最后展现在我面前的，是个制作精良的画框——右侧，是我的照片；左侧，则是我出生那天《人民日报》第一版的版面。我面对画框，真的是瞠目结舌。你怎么会找到我出生那天的《人民日报》？你怎么想到这张报纸会是我的意外惊喜？女儿说，你的心思我能不知道？那天生日吃的什么，别人给我什么祝福，我一概不记得了，脑子里就是“人民日报”四个字。

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，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，《人民日报》近乎一个神圣的字眼。它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，传达的是党中央的声

音。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理论文章，是当年我等一般人想都不敢想的事。可是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我竟然也成了《人民日报》的作者，而且在迄今四十多年间，居然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了二百三十多篇理论文章。其中第一篇文章是1977年2月22日的《罗思鼎要把人们引向何处》。这是一篇批判“四人帮”写作班子罗思鼎的文章。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时还加了“编者按”，称它“那犀利的笔锋，像投枪一样，直刺‘四人帮’的胸膛”。这篇文章，给我的鼓励和教益是巨大的，多方面的，不但增强了我探索真理、坚持真理的决心和信心，而且激励我走上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的道路。以此为发端，我成为《人民日报》忠实的读者、忠贞的作者。四十多年来，不论在哪个岗位工作，也不论多忙，我总记得给《人民日报》写稿。人民日报理论部有同志坚称，我是改革开放以来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理论文章最多的作者。不管是不是吧，我感到他们对我这个作者一直很尊敬，很器重。2003年7月11日，时任《人民日报》总编辑的张研农，在《人民日报》理论版发表《源于实践，与时俱进——读邵景均〈居安之思〉有感》，对我和我的文章

分详细具体。我那时主要是搞材料综合方面的工作，但凡向上所报向下所发的材料最后都要由他审定，他对材料的严格把关，一是根据上级政策规定，二是根据《人民日报》社论精神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我以敬畏之心认真阅读《人民日报》，边阅读边记录，据此写作通讯报道和言论文章，开始在报刊、电台发表和播出。在任县委通讯干事期间，我有一些报道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。

1981年底，我调到宝鸡市委宣传部工作，担任新闻科科长。其间，与《人民日报》联系机会更多了，先后发表十多篇报道稿件和言论文章如“钉子精神”赞》（《人民日报》1991年2月25日），有的发表后产生很大反响，得到好评。2002年秋，我从宝鸡市社科联主席转任宝鸡市科协主席，曾经在新闻科科长任上接待过的《人民日报》记者蒋建科，在完成采访任务后特地来

看我，在叙谈间我无意说到特别喜欢阅读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梁衡的散文，并谈了对其多篇文章的感受。过了七八天，蒋建科从北京打来电话说，他把和我在宝鸡的交谈情况汇报给梁衡同志后，梁衡同志特意将一套《梁衡文集》送我，已经托人将书捎到陕西记者站让我去取。我当下喜出望外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十多年来，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，仿佛一股暖流在心头流淌。我把这套书搁置案头，不时翻阅，受益匪浅。特别是退休后，我更是认认真真阅读，学习写作，在各类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散文，充实了我的退休生活。

如今，我已过“古稀”之年，但痴心不改，始终没有放弃阅读《人民日报》的习惯，这种习惯主要来自于对《人民日报》的感情，来自于报纸给予我的帮助和进步。每天清晨打开电脑首先阅读的是《人民日报》，边阅读边做笔记，

给予高度评价。我非常感动。一个作者，能得此殊荣，足矣！

我从一个解放军战士走上社会科学研究道路，《人民日报》起了重要作用。1979年，部队领导决定让我转业，到哪里去呢？感谢时任《人民日报》理论部主任李玉田的热情推荐，我才得以到山东社会科学院工作。从此，我找到事业的支撑点，立志把全部生命贡献给祖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。

我是“文革”开始时高中毕业的“老三届”，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大学，理论功底薄弱。在自学社会科学理论中，《人民日报》，特别是理论版和学术版，成为我的活页教科书。多年来，我一直用心学习《人民日报》的理论文章。文章的作者和编者，就成了我的老师。改革开放以来，《人民日报》在理论宣传上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。她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而又比较生动活泼，理论性、学术性、思想性很强而又通俗易懂，思想解放而“不逾矩”，注重摆事实讲道理而不盛气凌人。从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师身上，我不但学到许多知识，也学到了正确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。如今讲到自己的理论和学术上的进步，就不能不讲到《人民日报》的师情。

画匾会伴我一生，《人民日报》也会伴我一生。因为它珍贵。

（作者为中纪委研究室退休干部）

（作者为陕西省宝鸡市退休干部）

## 珍贵的生日礼物

邵景均

文为师，人亦为师。在与《人民日报》理论部交往的40多年间，不论是老

一辈编辑，还是现在仍然工作在理论部编辑岗位上的年轻一辈，都是那么令人尊敬。他们不但学问好，编辑水平高，而且真诚待人，热情助人，平等地对待作者。有这样一些出色的编辑，还能办不好报纸吗？与他们交谈、交往，总能学到一些好东西，让人感到愉快。所以，我一直把他们当作良师益友，碰到疑难问题愿意向他们请教，愿意为办好理论版直率地提出意见，也愿意向他们投稿，尽心竭力地完成他们的约稿。我清楚地知道，从作者的初稿，到最后

的见报稿，中间倾注编辑们的大量心血。不论是一字千金的改动，还是谋篇布局的颠覆，都表明，每一篇文章并不只是作者个人的创作，而是作者与编者合作的结晶。

我常常想，《人民日报》是党的喉舌，人民的报纸，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外保持崇高的声望，靠的就是正确传达党的主张，反映人民的心声。她所扮演的正是这种亦师亦友的角色。她对读者、作者和人民的情愈深，这种角色就扮演得愈好。

画匾会伴我一生，《人民日报》也会伴我一生。因为它珍贵。

（作者为中纪委研究室退休干部）

## 痴心不改读报情

杨青峰

看，在叙谈间我无意说到特别喜欢阅读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梁衡的散文，并谈了对其多篇文章的感受。过了七八天，蒋建科从北京打来电话说，他把和我在宝鸡的交谈情况汇报给梁衡同志后，梁衡同志特意将一套《梁衡文集》送我，已经托人将书捎到陕西记者站让我去取。我当下喜出望外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十多年来，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，仿佛一股暖流在心头流淌。我把这套书搁置案头，不时翻阅，受益匪浅。特别是退休后，我更是认认真真阅读，学习写作，在各类报刊发表了近百篇散文，充实了我的退休生活。

如今，我已过“古稀”之年，但痴心不改，始终没有放弃阅读《人民日报》的习惯，这种习惯主要来自于对《人民日报》的感情，来自于报纸给予我的帮助和进步。每天清晨打开电脑首先阅读的是《人民日报》，边阅读边做笔记，

给予高度评价。我非常感动。一个作者，能得此殊荣，足矣！

我从一个解放军战士走上社会科学研究道路，《人民日报》起了重要作用。1979年，部队领导决定让我转业，到哪里去呢？感谢时任《人民日报》理论部主任李玉田的热情推荐，我才得以到山东社会科学院工作。从此，我找到事业的支撑点，立志把全部生命贡献给祖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事业。

我是“文革”开始时高中毕业的“老三届”，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大学，理论功底薄弱。在自学社会科学理论中，《人民日报》，特别是理论版和学术版，成为我的活页教科书。多年来，我一直用心学习《人民日报》的理论文章。文章的作者和编者，就成了我的老师。改革开放以来，《人民日报》在理论宣传上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。她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而又比较生动活泼，理论性、学术性、思想性很强而又通俗易懂，思想解放而“不逾矩”，注重摆事实讲道理而不盛气凌人。从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师身上，我不但学到许多知识，也学到了正确的立场、观点和方法。如今讲到自己的理论和学术上的进步，就不能不讲到《人民日报》的师情。

画匾会伴我一生，《人民日报》也会伴我一生。因为它珍贵。

（作者为中纪委研究室退休干部）

（作者为陕西省宝鸡市退休干部）

（作者为陕西省宝鸡市退休干部）

已经三个笔记本记得满满的。同时我还写点东西参与报社的活动。如评论部开办“群众抒群言”栏目时，我写的“要注重程序意识”“长风盛行为哪般”等发表，编辑在寄来样报的时候，还鼓励我多写常写。当然，写与不写对我已经无关紧要，但是从参加工作之初就受到那位县委副书记的影响，认识到阅读党报特别是《人民日报》的重要性。我参加工作四十多年，从一个农村娃到县委办公室干部、县广播站编辑、县委通讯干事、市委宣传部新闻科长、市社科联主席、市科协主席，一步一步走过来，成长为一个领导干部，从内心深处感觉到，学习阅读《人民日报》是须臾不可或缺的，不仅是指导工作的需要，也是提高人格素养和生活品位的需要。何况还有与报纸与编辑们的那份深厚情谊呢！

徜徉在四姑娘山的领地而不见四姑娘山，人参果坪，是看四姑娘山的序曲。序曲，带给人一份准备好的郑重期待，也拂动了一双想象的翅膀。四姑娘山，我来看看你了！

看山第二站，长坪沟。清晨，车刚一到达沟口，阵阵欢腾已先抵耳畔。原来，站在沟口白塔的一个高台阶处，远眺白云飘飞间，已隐约可见四姑娘山金字塔形的雪峰峰顶。湛蓝的天空下，在视线的尽头，银装素裹的四姑娘山，在云影间时隐时现，游人个个颈项欢呼，这便是我们要看的四姑娘山啊！这初见的兴奋与喜悦来得如此突然，欢呼是最直接最单纯的表达。见惯了城市里灰蒙蒙的天空，见多了高层建筑林立的天际线，忽然置身一片旷阔的天穹之下，恍若时空骤然停顿，刹那忘我，成为素心人。那样浩大无边的纯粹的蓝，那样晶莹、巍峨、摄人心魄的白，那样穿过山峦穿过密林穿过每一片针叶阔叶穿过果实芳香的晨光，一时间，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罩了一层甜蜜的金色光晕。

长坪沟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天堂，是登顶四姑娘山三峰、四峰的必经之路。这里原始植物种类异常丰富，供游人行走的木栈道从原始林穿过，两侧柏、松、杉、杨柳、灌木，密密匝匝，遮天蔽日。地表覆盖着厚厚的苔藓、地衣、落叶。呼吸之间，有清新与沧桑混合的气息，感觉那是原始森林收纳千小时时光后散发出的特有的时空气息。几乎每走一段木栈道，迎面都会遇到一两棵姿态各异的古柏，树干灰白，枝条苍劲，如同智慧的长者在那里守候，显然是修木栈道时被用心保护的。一路且行且顾盼，四姑娘山一会儿掀开云纱露出皎洁面容，一会儿又薄纱遮面，悄悄在远处俯瞰你。行至深谷，忽见开阔平湖，一排排枯死的沙棘与杉树挺立湖中，干枯的枝丫倔强地伸向空中，像是从古战场上归来的不屈的士兵。此刻，四姑娘

展了。春天后，农民老邱突然发现了商机。因为雨水好，他家屋前屋后，她的菜地旁，野生的野葱，马兰头，荠菜，马齿苋，蕨菜，长得很茂盛。她把它们一个一个拍下来，再采来摘来挖来掐来，洗好理好，再拍拍拍，然后发到家庭群，让儿子媳妇女儿孙子孙女转发朋友圈，就有很多人来买，有要求快递的，有直接上门的，存量不多，供不应求。早上一把野葱卖了六十二块钱！老邱在家庭群里连说了三遍。群里炸开了锅：老邱，邱老，小真真，真美女，真达人，真能干，真祖祖，发红包！发红包！

老邱听着一条条语音，笑得满脸的皱纹画起圈圈，像水面荡开了涟漪。没错。老邱就是我妈，生于1928年1月，年满九十岁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九〇后”。

老邱听着一条条语音，笑得满脸的皱纹画起圈圈，像水面荡开了涟漪。没错。老邱就是我妈，生于1928年1月，年满九十岁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九〇后”。

老邱听着一条条语音，笑得满脸的皱纹画起圈圈，像水面荡开了涟漪。没错。老邱就是我妈，生于1928年1月，年满九十岁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九〇后”。

老邱听着一条条语音，笑得满脸的皱纹画起圈圈，像水面荡开了涟漪。没错。老邱就是我妈，生于1928年1月，年满九十岁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九〇后”。

老邱听着一条条语音，笑得满脸的皱纹画起圈圈，像水面荡开了涟漪。没错。老邱就是我妈，生于1928年1月，年满九十岁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九〇后”。

老邱听着一条条语音，笑得满脸的皱纹画起圈圈，像水面荡开了涟漪。没错。老邱就是我妈，生于1928年1月，年满九十岁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九〇后”。

老邱听着一条条语音，笑得满脸的皱纹画起圈圈，像水面荡开了涟漪。没错。老邱就是我妈，生于1928年1月，年满九十岁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九〇后”。

我去看过山。这话说出来会让人笑。谁没看过山呢？攀登过多少座名山都已不在话下，看？不值一提。

可是，如果飞行三小时，再转搭汽车三四个小时，还要克服高海拔缺氧的困扰，就为专程去“看”山，恐怕还是有些不同的吧。

去年深秋，我就是这样去看的。从北京飞成都再搭汽车去一个叫小金县的地方，看的这山叫四姑娘山，是四川西部四座比肩而立的雪峰。四姑娘山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，属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和交接的地带，她因一个动人的传说而得名，也因备受登山爱好者推崇而著名。

看山、登山，写山、画山，几乎是古代文人生活中很自然的一部分，多少好诗名画都出自山中。杜甫的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，苏轼的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，王维的“空山不见人，但闻人语响”，李白的“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”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……展现出各种各样的山，山形山色，山容山貌，山里山外，山上山下。山，在审美之外，又予人深邃的哲思，带来豁达的感悟。

现代人喜爱登山的不少，专程看山的不多。

我境内距大城市最近的雪山就是这四姑娘山了。她山峰险峻、岩壁类型复杂，每年都吸引众多的登山家来这里挑战，是国际登山的热点地区之一。普通游客大多只看个大概，便是其中之一。

看山第一站，是一个叫双桥沟的地方。时值深秋，霜色微寒，漫布山谷的，是山林深深浅浅的金与浓淡各异的红。一入沟内，交错闪过的是峡谷两侧金黄的红杉、艳红的槭树、鹅黄的山杨与墨绿的冷杉交织的巨大色块。人在车中，车行谷中，巨幅色块像挂在天地之间飞动的彩衣，又似阔大舞台正在滑动的幕布。待舞台开启，甫一定睛，远处雪山隐现，近前青山兀立，一丛丛经霜的灌木夹杂在浓淡不一的绿色里，弱小却醒目。高大的松柏间，挂满金黄色果实的沙棘树一派娇俏诱人，溪流蜿蜒，行云如黛，松涛阵阵，木栈道上游人似彩点，恍若画中游。这个地方叫人参果坪，是个面积有数百亩的大草甸。相传，人参果坪是四姑娘山神灵的见证。很久以前，当地老百姓多灾多病，四姑娘山神为了救助这一方百姓，去佛祖那里要来人参果种在这里，解除了百姓的病痛。为了感谢四姑娘山神，当地百姓在此修建白塔供养，并将人参果坪周围的领地全部敬献给四姑娘山神，因而这里虽有大片开阔之地，但没有一座村寨房舍。

徜徉在四姑娘山的领地而不见四姑娘山，人参果坪，是看四姑娘山的序曲。序曲，带给人一份准备好的郑重期待，也拂动了一双想象的翅膀。四姑娘山，我来看看你了！

看山第二站，长坪沟。清晨，车刚一到达沟口，阵阵欢腾已先抵耳畔。原来，站在沟口白塔的一个高台阶处，远眺白云飘飞间，已隐约可见四姑娘山金字塔形的雪峰峰顶。湛蓝的天空下，在视线的尽头，银装素裹的四姑娘山，在云影间时隐时现，游人个个颈项欢呼，这便是我们要看的四姑娘山啊！这初见的兴奋与喜悦来得如此突然，欢呼是最直接最单纯的表达。见惯了城市里灰蒙蒙的天空，见多了高层建筑林立的天际线，忽然置身一片旷阔的天穹之下，恍若时空骤然停顿，刹那忘我，成为素心人。那样浩大无边的纯粹的蓝，那样晶莹、巍峨、摄人心魄的白，那样穿过山峦穿过密林穿过每一片针叶阔叶穿过果实芳香的晨光，一时间，在每个人的脸上都罩了一层甜蜜的金色光晕。

长坪沟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天堂，是登顶四姑娘山三峰、四峰的必经之路。这里原始植物种类异常丰富，供游人行走的木栈道从原始林穿过，两侧柏、松、杉、杨柳、灌木，密密匝匝，遮天蔽日。地表覆盖着厚厚的苔藓、地衣、落叶。呼吸之间，有清新与沧桑混合的气息，感觉那是原始森林收纳千小时时光后散发出的特有的时空气息。几乎每走一段木栈道，迎面都会遇到一两棵姿态各异的古柏，树干灰白，枝条苍劲，如同智慧的长者在那里守候，显然是修木栈道时被用心保护的。一路且行且顾盼，四姑娘山一会儿掀开云纱露出皎洁面容，一会儿又薄纱遮面，悄悄在远处俯瞰你。行至深谷，忽见开阔平湖，一排排枯死的沙棘与杉树挺立湖中，干枯的枝丫倔强地伸向空中，像是从古战场上归来的不屈的士兵。此刻，四姑娘

展了。春天后，农民老邱突然发现了商机。因为雨水好，他家屋前屋后，她的菜地旁，野生的野葱，马兰头，荠菜，马齿苋，蕨菜，长得很茂盛。她把它们一个一个拍下来，再采来摘来挖来掐来，洗好理好，再拍拍拍，然后发到家庭群，让儿子媳妇女儿孙子孙女转发朋友圈，就有很多人来买，有要求快递的，有直接上门的，存量不多，供不应求。早上一把野葱卖了六十二块钱！老邱在家庭群里连说了三遍。群里炸开了锅：老邱，邱老，小真真，真美女，真达人，真能干，真祖祖，发红包！发红包！

老邱听着一条条语音，笑得满脸的皱纹画起圈圈，像水面荡开了涟漪。没错。老邱就是我妈，生于1928年1月，年满九十岁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九〇后”。

老邱听着一条条语音，笑得满脸的皱纹画起圈圈，像水面荡开了涟漪。没错。老邱就是我妈，生于1928年1月，年满九十岁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九〇后”。

老邱听着一条条语音，笑得满脸的皱纹画起圈圈，像水面荡开了涟漪。没错。老邱就是我妈，生于1928年1月，年满九十岁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九〇后”。

老邱听着一条条语音，笑得满脸的皱纹画起圈圈，像水面荡开了涟漪。没错。老邱就是我妈，生于1928年1月，年满九十岁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九〇后”。

老邱听着一条条语音，笑得满脸的皱纹画起圈圈，像水面荡开了涟漪。没错。老邱就是我妈，生于1928年1月，年满九十岁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九〇后”。

老邱听着一条条语音，笑得满脸的皱纹画起圈圈，像水面荡开了涟漪。没错。老邱就是我妈，生于1928年1月，年满九十岁，是个不折不扣的“九〇后”。

## 看山

董小皓



山安静地躺在这片湖水里，赤裸纯净，仿佛触手可及，它与湖中枯树的倒影叠加，半是怀抱，半是陪伴。

木栈道之后就进入一片叫上干海子和下干海子的沼泽地，沼泽地行走艰难，但过了沼泽地，即是攀登三峰、四峰最重要的大本营。大本营是一块开阔的草甸子，正午的阳光灼热刺目，游人一到这里便放松慵懒起来，装备专业的登山者虽在这里或坐或卧地修整，却未见有懈怠。到这里，算是到了四姑娘山脚下。初见时的兴奋经历了一路的仰望与追寻，与四姑娘山似乎变得亲近起来，黄绿色的草甸像是她舒展的长长裙袂，她脚下的人们正沉浸在愿望得偿的满足感中。可是，当你猛一抬头，发现眼前的三峰、四峰忽然如此清晰，两座白色尖锐的三角形峰，直指苍穹，两侧山脊，如同锋利的刀刃，线条硬朗，如巨斧削过一样。此时你会心中一惊，四姑娘山的巍峨奇峻里没有亲切，她只会让你惊心动魄！四姑娘山四峰中么妹峰最高，海拔六千二百五十米，是四川省内第二大高峰，仅次于蜀山之王——贡嘎山，被称为蜀山皇后。大峰、二峰、三峰海拔也都在五千米以上。

看山第三站，海子沟。海子沟全长十九公里，面积达一百多平方公里，因有十多处高山湖泊而得名，是攀登大峰、二峰的必经之路。去海子沟看四姑娘山，不是行走在缓坡沟谷里，而是从山脚登到山脊，再沿大段海拔三千米以上的山脊一路向前攀登。

高海拔缺氧，一路艰辛狼狈，却依然坚持攀爬，只为站在山脊再看四姑娘山。回头想想，多少有些执拗与夸张。可是，当我终于站在海拔三千六百七十米左右的朝山坪，放眼环顾，那种置身圣境的震撼，至今无法忘怀。什么叫高山云淡，这里就是。什么叫层林尽染，俯首即是。四顾览层岭，四座雪峰翩然呈现天地间，大地苍茫，碧水澄澈，白云如帆，千里江山。这是上苍绘就的巨幅画作，大自然的呼吸与脉搏，就在这一刻宁静的光辉里，她让我屏住呼吸，凝神，静听。

“山水，大物也。人之看者，须远而观之，方见一隅山川之形势气象。”置身情境之中，想起北宋画家、水墨山水宗师郭熙的“三远”理论，体悟更切近了。“山有三远：自山下而仰山巅，谓之高远。自山前而窥山后，谓之深远。自近山而望远山，谓之平远。高远之色清明，深远之色重晦，平远之色有明有晦。高远之势突兀，深远之意重叠，平远之意冲融而缥缈缈缈。其人物之在三远也，高远者明了，深远者细碎，平远者冲澹。明了者不短，细碎者不长，冲澹者不大，此三远也。”艺术的取精用弘，都是直接从大自然受到的感召，而人类自古以来的诸般感悟，又何曾离开过对大自然的静观与聆听？

看山三日，物我俱一。在视线的流动与转折中，辛苦的身体参与的是真山真水画幅里远近虚实、明暗流动的节奏，而自由的心灵在俯仰间体会的是“澄怀味象”的欢快。

四姑娘山，值得一看再看。

看山三日，物我俱一。在视线的流动与转折中，辛苦的身体参与的是真山真水画幅里远近虚实、明暗流动的节奏，而自由的心灵在俯仰间体会的是“澄怀味象”的欢快。

四姑娘山，值得一看再看。

看山三日，物我俱一。在视线的流动与转折中，辛苦的身体参与的是真山真水画幅里远近虚实、明暗流动的节奏，而自由的心灵在俯仰间体会的是“澄怀味象”的欢快。

四姑娘山，值得一看再看。

看山三日，物我俱一。在视线的流动与转折中，辛苦的身体参与的是真山真水画幅里远近虚实、明暗流动的节奏，而自由的心灵在俯仰间体会的是“澄怀味象”的欢快。

四姑娘山，值得一看再看。

看山三日，物我俱一。在视线的流动与转折中，辛苦的身体参与的是真山真水画幅里远近虚实、明暗流动的节奏，而自由的心灵在俯仰间体会的是“澄怀味象”的欢快。